# 在童话的最后一章

第一话

「玛格丽莎！」远远的就看到白马王子从远处大步走来，白雪公主对仙杜瑞拉使了个眼色，赶快把手上的刷子

放在一旁，恭敬的对他鞠躬。

白马王子斜眼瞪了她和身旁的仙杜瑞拉一眼，「我都叫妳几遍了，为什麼不应我？」

「对不起，我没有听到……」白雪公主低下头，紧张让她雪白的肤色緋红，灵灵大眼带著过分恐惧，红润小巧

双唇也颤抖著，垂下遮住一边眼睛的黑髮有些许的凌乱，但并不掩盖住她国色天香的美貌，玛格丽莎的五官灵动，

举手头足都是充满了令人疼爱的气质，让人想不一亲芳泽都难。

「谅妳也不敢。」白马王子甩甩金髮，牵起他最爱的一匹纯白色精壮高大的骏马，神色冷淡的。「我要出门猎

天鹅，妳们乖乖看家。」

「开门。」仙杜瑞拉命令僕人打开马厩外围的栅栏，白马王子便驱马奔驰，头也不回的衝了出去，留下一大堆

扬起的尘埃。

「仙杜瑞拉，我们去吃早餐吧。」在王子离去的时候，她们的表情都鬆懈下来。白雪回头，对她微笑道。

「好的，姐姐。」仙杜瑞拉将澄红色的髮丝成马尾，开心的挽著玛格丽莎的手离开马厩前往大厅。

「奥萝拉呢？」早餐吃到一半的时候，玛格丽莎随口问身旁的僕人。

「她还在睡吧。」仙杜瑞拉身旁突然出现了一个肥腴的身影，原来是她的神仙教母，她笑吟吟的坐了下来，拿

起仙杜瑞拉的果汁就喝了一大口。

「又输啦？」仙杜瑞拉斜眼瞪了她一眼，看到神仙教母沉重的眼袋就知道，一定又熬夜陪那三个守护仙女摸麻

将了。

「还好啦。」她尷尬的訕笑，赶快转移话题，「妳们早上又去帮他整理马厩啦？」

「是啊，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公主是谁？」玛格丽莎苦笑著，并不觉得特别的伤心，当初刚进入这个皇宫时，

那个英俊迷人对她百般宠爱的王子早已不在。

进宫没有几个月，王子就开始找寻婚姻的第二春，他的见异思迁她虽然介意却能够勉强忍耐，无法让人接受的

是他的自大骄傲与易怒的脾气，总是对她当作下人一样使唤，目前菲力浦最疼爱的应该是爱丽儿和奥萝拉，虽然如

此，这两个美女却无法使他满足，所以他还是对别的女人说他是未婚的王子，然后捕捉猎物。玛格丽莎不嫉妒，应

该说，她早就麻木了。

当初怎麼会看上这样的人呢？

「姐姐……当初我们建议妳的事情……妳有考虑过吗？」仙杜瑞拉皱著眉头，语重心长的。

「妳是说离开这裡吗？」玛格丽莎摇摇头，「我不知道我能倚靠谁……离开这裡我能上哪去呢？」

「我和奥萝拉有神仙保护，他拿我们没輒. 」仙杜瑞拉说，「但是姐姐妳跟我们不一样，没有人可以倚靠。这

样的生活妳想过多久？」

「玛格丽莎，妳不是有一群小朋友住在森林裡面吗？」神仙教母提议，「去投靠他们吧？」

「七矮人哪……」白雪公主嘆道，雪白的脸庞漾起些许微笑，「我确实有点想念他们……但是已经是这麼久以

前的事情了，我怕我会迷路的。」

「这点妳就不用担心了，听说在城堡西边森林裡有住著一个指路的人，会到处帮人解答。」这时候回答的不是

别人，是刚睡醒的奥萝拉，她披散著金髮，裸著身子走下楼梯。

奥萝拉金色长髮垂落在肩膀上，虽然凌乱也多了点颓废性感，深蓝色又大又闪亮的眼珠眨巴眨巴的像是会说话

一般，朱唇丰厚水嫩，严然就是一个美人胚子，比较起玛格丽莎精细的五官，奥萝拉比较多些许豪放的美感。更不

要说她胸前那一对豪乳，丰满白皙又挺翘著，粉红色的乳头小巧可爱，丰腴有肉又婀娜多姿的体态，不知羡煞多少

旁人，也就只有这样的身材，她才敢这麼大方的展露身体。

「妳又裸睡了妳……会感冒喔！」仙杜瑞拉唸了一下奥萝拉，又继续说，「姐姐，妳觉得怎麼样？」

「我们会掩护妳的……而且会定期找下人寄生活费给妳，绝对不让妳吃苦的，姐姐。」奥萝拉心疼的捧著玛格

丽莎的手说。

「谢谢妳们这麼为了我著想……」站起身子，沉吟了一会儿，这才决定，「好吧……我这就出发！」

「记得要去水族馆跟爱丽儿说声再见，她会很想妳的。」奥萝拉拍拍玛格丽莎，「我帮您準备该带的随身物品。」

「菲力浦应该要到晚上才会回来。」仙杜瑞拉说：「有任何问题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会保护妳的。」

＊＊＊＊＊＊＊＊＊＊＊＊

跟玛格丽莎道别之后，奥萝拉走回阁楼的房间，一脸得意的神情。

「奥萝拉，什麼事情让妳这麼开心？」红色的守护仙女首先问道。

「没什麼，终於把那女人赶走了，真是令人心情舒畅。」奥萝拉躺在床上翻滚个不停。

「别这样说，她可是妳姐姐，妳进城堡的时候她可没有亏待妳吧。」

「我可是一国的公主，跟她理应是平起平坐，有什麼资格我要叫她姐姐？白雪白雪，她根本是个丑八怪。」奥

萝拉不满的破口大骂，「那个乡下来的仙杜瑞拉就算了，只是多了个僕人。」

「这下人也走了，趁了妳的意了？」绿色守护仙女皱著眉头苦笑著：「离开也好，免得妳又要欺负她。」

「呵，所以我把她交给那个『指路人』了。」语毕，奥萝拉得意的哈哈大笑个不停。

「奥萝拉！妳太过分了！」红色仙女忍不住发怒。

「放心……死不了的。」奥萝拉眼神淫荡的，「说不定她正在享受著呢。」

＊＊＊＊＊＊＊＊＊＊＊＊

阴漆恐怖的森林，高大的树林错综复杂的紧靠生长著，阳光只能从叶梢缝隙之间细细碎碎洒下，静謐的空间只

听得到虫声的纷杂，玛格丽莎拉紧身上的袍子，不让寒冷的湿气使自己受冻。

她尽量走著人走过的路，依循著地上比较稀疏的草地延伸，但是这附近的森林实在太广大了，就算稍微有些马

车轮痕与脚印，也都是相当稀少，她只能依循著自己的感觉前进，希望能够找到指路人。

玛格丽莎其实并不觉得害怕，只觉得自己自由了，欣喜与兴奋让她的脚步轻快，忍不住唱起歌来。

「小姐……」远远的看到树上有一个人影，悠閒的坐在树上，突然发出声音让她惊慌失措。「不好意思吓到妳。」

男人跳下树，玛格丽莎仔细的看清楚他的容貌，男人相当高大，脑后蓄著长髮，粗旷俊美的五官与刚毅的脸部

线条让人有点难靠近，却又因为他嘴边带著放浪不羈的笑容，那样坏坏的气质，让人很难将眼神移开。

「一个女孩子在这边森林閒逛很危险的。妳是不是迷路了？」男子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带著温柔的友善，又带

了点危险，让她不知该不该相信他。

「我不是迷路。」玛格丽莎将袍子的连帽脱下，「我想要找一个指路人。」

男子大大的震慑於玛格丽莎的美貌，嘴边邪恶的笑容更深了。「妳是城堡的人。妳这麼漂亮，一定是白雪皇后。」

「我不是……」玛格丽莎赶紧解释。「我只是路过……」

「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男人抓抓下巴的鬍渣，说，「妳找指路人有什麼事？」

「你认识他？」

「我就是指路人。」

「真的吗！？我想要找七矮人的家，但是我上次去是七年前的事情，所以……。」

「放心，指路人什麼都会知道，」男人邪笑著看著玛格丽莎低胸的衣裳，露出两颗虎牙，不怀好意的接近著她

柔美的娇躯，「但是我需要一点报酬……」

玛格丽莎惊吓的护住胸口，马上离开他的身边，「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调戏我！……」

「我不勉强妳。」男人摊摊手，一脸无奈。「妳一个女人家，要是可以找得到路去就自己去吧。这裡路多歧道，

充满沼泽，有很多毒蛇和猛兽。妳自己做好心理準备。」

玛格丽莎环抱著自己的身体，嗉嗉的发抖，忍不住委屈的掉下眼泪。

男人摇摇头，最没办法忍受女人的眼泪了，一把把她抓进怀抱中，不顾玛格丽莎的惊呼和颤抖，直接感受著柔

软的馨香扑鼻而来，让他兴奋得颤抖。她感受著男人接近的身体，充满热情的温度与孔武有力的肌肉让她心跳得好

快。

「我听说国王虽然夜夜春宵，但是早就把妳给冷落了，」男人环抱著玛格丽莎，壮硕有力的手臂让她根本无处

可逃，距离上次与菲力浦欢爱的时间，已经不知道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玛格丽莎看著眼前俊美英挺的男人，虽然仍

然害怕，也似乎在期待著什麼.

「你胡说！」她辩解著，「你别碰我！我可要叫了。」

「需要我提醒妳，这是我的领域吗？」男人得意的笑著，拉开玛格丽莎的袍子与裙摆，露出她白皙修长的美腿，

「不愧是皇后啊，实在是美极了。」听著他的称讚，她虽然觉得羞愧极了，却也有著些许的开心。

「不……不要……」玛格丽莎挣扎著，看著男人用力的将自己的裙摆和上衣撕开，她几近全裸的暴露在这男人

的面前，羞愧让她无地自容，又同时对於男人眼中的火热而感觉些许的期待。虽然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生气，但是她

已经无暇想这些，壮硕的男人脱下自己的衣物，露出了坚挺的阳具和性感多毛的壮硕身体，玛格丽莎娇羞的把脸别

去。

男人将她的身体面对他，倚著一旁光滑的树干，轻舔她脆弱敏感的乳头，虽然不及奥萝拉有著巨大的豪乳，玛

格丽莎的乳房丰盈柔软，挺翘著淡粉色柔软润滑的乳尖。男人顺滑她玲瓏的曲线抚摸著她的全身，让她忍不住娇喘

出声，软软的倒在这男人的怀裡头。她环抱著男人的肩膀，感觉强壮的男人紧紧抱住她的身体，却也一点都不觉得

吃力。

她感觉到自己的娇弱，也对自己的任人摆佈感到生气。

「真是敏感啊……」男人打开她的双腿，感觉竟是如此湿润光泽，他轻轻邪笑，抚摸著玛格丽莎柔软嫩红的私

处，将她逗弄的满脸涨红「看看妳，皇后竟然湿成这样……？」玛格丽莎羞极了，一串一串的眼泪不停向下滴落，

男人又笑了，将自己粗大的阳具放在玛格丽莎的两腿之间，让她溼透的阴唇润泽浸濡他的阳具，这样的举动让玛格

丽莎一阵阵颤抖与呻吟，「白雪皇后，小的可否进入您的蜜穴？」

她摇头，痛苦的闭著双眼，无法回应他过份的问题。男人轻柔的进入玛格丽莎的身体裡，紧绷柔软的触感让男

人大为讚嘆不已，玛格丽莎也同样惊讶於这男人的巨大，如此充实硬挺的涨满著自己的下半身，让她忍不住发出不

知是兴奋还是痛苦的呜咽，「呜……啊啊…………」

而男人用力揉捏著她丰满柔软的臀部，啃咬著她的粉颈，开始用力快速的抽动，娇弱的玛格丽莎怎麼能够承受

这样剧烈的抽插，每一次的挺进都让她陷入疯狂，只能无助的呻吟出声，用力抓著男人有力的臂膀，让男人带著她

直达高峰。

「哈啊…………啊啊……啊…………」

在一声释放的低吼之下，男人放开她的一边腿，用力的好像要贯穿她甜蜜美嫩的肉穴一般，她忍不住尖叫出声，

任凭男人在她的身躯上颤抖著，将浓浊的精液射入她的体内。

「对不起……」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让玛格丽莎大大的吃了一惊。她吓得赶紧退出男人仍然硬挺的巨根，不顾

湿淋淋的体液顺著大腿滑下，赶紧躲在男人的身后，觉得丢脸透了。

男人却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小女孩的出现，「妳好？」

「野狼先生，我想要去外婆家，可不可以告诉我怎麼走呢？」眼前这个大约八岁大的可爱小女孩戴著红色的斗

篷，小心翼翼的看著男人。

他是野狼？玛格丽莎捡起被丢在一边的衣裙和斗篷遮掩住自己暴露出的身体，看著男人与小女孩。

男人似乎精力十足，看著幼小稚嫩的女孩，眼睛仍然透著邪恶，「我当然可以告诉妳在哪裡，但是妳必须听我

的话做喔。」

玛格丽莎忍不住发怒，用力的往野狼的头上打。「连这麼小的女孩子你也不放过吗？」

「我本来就是萝莉控嘛！」野狼嘻皮笑脸的，「那麼妹妹，先把内裤脱下来给哥哥好不好？」

「好啊。」小女孩乖巧的答是，把手上的提篮放下，顺从的将内裤脱下。

玛格丽莎赶紧阻止小女孩的行为，但是在一旁的野狼淡淡的说，「妳阻止她也找不到七矮人的家，她也找不到

外婆家，妳懂吗？」

「你王八蛋！」玛格丽莎生气的对他吼，但是在野狼閒閒的笑意中她知道自己的咆哮似乎造成不了什麼威吓。

「这是宿命，妳无法违抗的。」野狼邪恶的笑著，更多了些许无奈与深沉，「就像妳、仙杜瑞拉、奥萝拉和爱

丽儿都必须嫁给菲力浦王子，而这个小女孩也会变成我的。妳知道的，不是吗？所以劝妳少管别人的閒事。」

玛格丽莎无言以对，看著小女孩傻呼呼的递上白色的内裤，野狼接过之后恣意吮闻，玛格丽莎全身颤抖，皱著

眉头，显然并不了解他说的话。

「如果妳要找七矮人，这裡没有这些人。」野狼说，继续露出猥琐的笑容，给红帽小女孩另一个指令，「但是

我知道妳往这裡走，会碰到一条小溪，沿著溪边往下走，有一个矿山，那边住著七个旷工。我想他们就是妳要找的

人。」

「可是……」

「快滚！」野狼对著她流露出渴望的眼神，发出野性的嚎吼，「我是可以大小通吃的……妳知道吗？反正我都

要死了……我才不在乎……」

玛格丽莎惊吓到，顾不得自己裸露的身体，拿起旁边地上自己的包袱，向野狼鞠躬之后，马上头也不回的跑掉。

＊＊＊＊＊＊＊＊＊＊＊＊

第二话

玛格丽莎跑了一长串的路，直到小溪边才敢停下来，按著自己惊魂未定的心跳，她微微喘气著，好不容易顺了

顺呼吸，看著自己被撕破的衣服，不得已只好将它脱下，换上包袱裡头新的乾净的衣服，才继续前进。

到溪边的时候，玛格丽莎掬了一点水来喝，看到一位长相美貌的女孩，穿著华丽的对著旁边的另一个女孩说：

「将我的金杯装一点水来，我渴了。」

「我不要，妳要喝，就自己趴下去喝！我不再是妳的侍女了！」另一个女孩长相平庸，穿著侍女的服饰，态度

相当跋扈，口气很差。

玛格丽莎实在看不下去，「把杯子给我，我替妳装水吧。」

美貌的女孩渴得受不了，表情急迫痛苦的对著玛格丽莎直道谢。

玛格丽莎从态度恶劣的侍女手上接过杯子，蹲下身子舀水，但是金杯容水的杯口却快速的合了起来，让水无法

进入杯中，玛格丽莎觉得好奇怪，试了几次都无法成功的装水，她只好回头向女孩说：「对不起，我无法将妳的金

杯装水，请妳换别的杯子给我好吗？」

女孩没有说什麼，只好下马走近小溪，趴下身子喝起水来，对这样的行为，女孩感到不堪，这时候她怀裡头有

个声音：「哎呀，妳的母亲知道了，会很痛苦，很悲伤的。」并且声音咻的一声掉到溪裡头，原来发出声音的，是

一撮头髮。

「妳的东西掉了！」玛格丽莎提醒女孩，但女孩抬起头，擦擦汗便上了马，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而旁边的侍

女快速将那一撮头髮捡起来揣入怀中。

「妳把东西拿出来还给她。」玛格丽莎说。

「我什麼也没有拿。」侍女不承认，跟随著公主驱马离去，玛格丽莎觉得简直莫名其妙，拿起手边的金杯想要

追赶，却惊愕裡头居然装满满的水，杯口并不是封住的，它光滑的表面，精美的雕工，圆弧样子的杯口，开得大大

方方的，根本没有盖子可以将杯口封住。

为什麼刚刚却是封得密密实实的呢？玛格丽莎想起野狼说的，这都是宿命，要她少管别人的閒事。难道，这个

公主註定要喝不到金杯裡头的水？侍女也註定要偷走公主怀中的一撮头髮？

玛格丽莎拍拍身上的枯叶，站起身来，决定不再追两人的马，继续沿著小溪向上流走去。

＊＊＊＊＊＊＊＊＊＊＊＊

「吃饭了！」午餐时间到的铃声响起，几个衣衫襤褸的男人从黑暗阴冷的坑洞中快速的爬出来，顾不得脸上还

带有些许尘灰，坐在一旁搭建的小棚内，领著个人的午餐份量席地而坐，真性情的大快朵颐著。晚到的两个男人，

一个脸上带著顽皮的笑容，另一个则板著脸孔。

「开心果，什麼事这麼高兴啊？」坐在一旁穿著蓝色上衣，一边细嚼慢嚥著一边看著地图，戴著眼镜看起来有

些斯文气质的万事通看到开心果喜孜孜的脸，不禁好奇问著。

黄色背心的开心果露出小虎牙，笑得仍然非常灿烂。「爱生气说他看到一个女人，我说不可能。」

「现在这种时间，森林多麼危险啊。怎麼可能会有什麼女人，你是不是看错？」

「我才没有看错！」脸色涨红的爱生气双手紧环抱著胸，没有接过同伴给他的午餐，「虽然我并没有很清楚的

看到她的脸孔长相，但是我很肯定那的确就是个女人，在小溪边。」

「这样好了，等一下我陪你下去看看」万事通提议说。「这座森林这麼危险，就算有女人可能也并非善类，我

们要小心行事才好。」

＊＊＊＊＊＊＊＊＊＊＊＊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这座山头都算是矿区，在这麼大范围的地方找七个人，实在有点难度。玛格丽莎放下行李，

靠著溪边坐下，也顾不得什麼礼数，抓起裙角袖口沾了点冰凉的溪水擦拭额角滴落的汗珠。

突然，她听到草丛边有声音，玛格丽莎警戒的站起身来，看到草丛裡头出现了一条身体庞大色彩斑斕的蛇，正

嘶嘶地吐著信，朝玛格丽莎这儿过来，她全身寒毛竖起，心凉了起来，抓起地上的包袱就要逃。

「别乱动！」突然一个男人出声喝止，惊吓得让她根本无法动弹。男人从草丛中一跃而起，手中握著斧头用力

朝蛇的头部砍去，只是一瞬间，蟒蛇的头就这样硬生生的被砍下。玛格丽莎看著男人精瘦的手臂和宽大的肩膀，非

常感激的不停道谢。

「妳越要逃，它就越会直接攻击，知道吗？」万事通将有手臂那样粗的蟒蛇扛在肩膀上，转过身来看著玛格丽

莎，脸上的表情冷静的：「妳是……」

「我叫玛格丽莎……我是从城堡来的…………我正在找寻这边山区的七位矿工……」

「玛格丽莎？」万事通愣了一下，在脑海中快速的搜寻到这个名字，惊讶的叫了起来：「是白雪公主……喔不

……应该是白雪皇后……是您吗？」

「你是……」

「因为皇后殿下变得更漂亮更成熟了，在这种地方小的又认为不可能会遇见皇后殿下，才会认不出您，真是对

不起。」万事通深深的一鞠躬，「我是万事通，不知道皇后是否还记得我。」

「万事通……？」玛格丽莎惊讶的看著万事通，长得高挑挺拔，脸上虽然有些许脏污，但是仍然能够看的出在

眼镜背后下柔文的五官和温和的表情，他赤裸的上半身有著比一般人壮硕的肌肉和多处旧疤伤痕，看得出在这样的

环境之下，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锻鍊出他们坚韧的体格，「七年前你们都还又小又瘦的……怎麼会……」

「都是託皇后的福，当年白雪皇后进入城堡，给了我们很多奖赏与祝福，让我们这些住在矿区饱受虐待的童工

也能够长得又高又壮。」万事通说：「兄弟们看到您一定会很开心的！」

玛格丽莎的眼泪泊泊的从脸庞滴落了下来，她跪坐下来，感动让娇弱的她几乎站不起身。虽然她有千言万语想

要诉说，但无奈旅行的疲累，就这样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

「妳怎麼这麼狠心？」一巴掌甩了过去，奥萝拉跌坐在地上，恶狠狠的瞪视著打她的仙杜瑞拉。她光是想像姐

姐可能会受到的委屈，她就气得全身发抖。

奥萝拉站起身，用力踹了一下仙杜瑞拉的腹部，让她在地上几乎动弹不得，「愚蠢的女人……我好心没赶妳走，

妳竟敢打我……活得不耐烦了吗妳？」语毕，又补上一脚，「妳以为妳的神仙教母能够守护妳到什麼时候？！」

「奥萝拉……妳别做得太过分了……」绿色守护仙女拉拉奥萝拉的衣角，面有难色的劝著。

「不用妳多事！把她关到地下室去！」奥萝拉命令，但是守护仙女们犹豫著，不敢动。

「菲力浦回来了！」下人快速通报，奥萝拉赶紧催促了仙女们，她们这才将鬼吼鬼叫的仙杜瑞拉快速绑住送到

地下室，跟神仙教母关在一起。

而奥萝拉快速穿上丝质长裙，步下阶梯前往大厅。

大门打开，奥萝拉低头对著拥著一名美丽女子的菲力浦致意，菲力浦看到她，招招手要她过去。「兰妮，这是

奥萝拉。奥萝拉，带她去梳洗一下，然后到楼上茉莉房等我。」

「是。」奥萝拉接过兰妮美丽柔软的手带她步上长廊，兰妮一路上并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只是对著美丽

的奥萝拉亲切的微笑。

「兰妮妳好，我叫奥萝拉，是妳的姐姐。」奥萝拉带兰妮到房间旁的浴池，轻轻解开兰妮的髮饰，「我们先洗

澡吧。」

「是……？」兰妮不解的看著奥萝拉脱下了她身上的衣物，直到自己一丝不掛。「对不起……姐姐……我们要

一起洗吗？」

「我们都是女人，又是姐妹，没有什麼好见外的啦。」奥萝拉走近浴池，拿起瓢瓜盆装了些许的温水和泡粉，

替兰妮冲洗。兰妮觉得彆扭，身体僵直著。奥萝拉一边轻柔的揉洗著兰妮的身体，一边仔细的讚美著：「兰妮真美，

皮肤又白又细，吹弹可破呢。」

「谢谢姐姐……姐姐您也是非常的美丽哪……」兰妮羞涩的，看著奥萝拉直接的掬起兰妮的乳房小心翼翼的摩

娑著，甚至特别强调的搓洗著她的柔嫩的乳头，让她的乳头挺立起来，忍不住就要发出声音。

「姐姐……别这样……兰妮可以自己洗的……」兰妮抗拒著，没想到奥萝拉又将泡粉向下，进攻她柔嫩敏感的

私处，终於让兰妮忍不住跪坐了下来。

「兰妮乖唷，让姐姐替妳好好清洗一下……」奥萝拉笑著，轻轻将手指打开兰妮的柔软的肉唇，发现裡头是柔

滑湿黏成一片。「如果没有洗乾净……菲力浦王子会不高兴的喔……」

娇羞的兰妮呻吟了起来，双腿夹得死紧，不断挣扎著抗拒著下腹部传来的一阵阵快感，无奈这样的感觉实在太

过强烈，只能软软的摊著。

奥萝拉看著，笑得淫靡，手边的动作并没有更加深入或放肆，只是轻柔的挑逗搓洗之后，拿起瓢瓜把泡泡冲乾

净，然后仔细的擦乾身上的水珠，替她温柔的穿上浴袍，带领她到东边第五号的房间。

「还湿的吗？」奥萝拉问，不等兰妮回答就伸手进入她的浴袍内，用手指试探她两腿间仍然濡湿的私密处。

兰妮的脸像红通通的苹果一般，只是看著奥萝拉笑著轻抚门閂上的茉莉雕饰，然后轻轻推开房门，果然在房间

裡头的大床上看见菲力浦。

「兰妮，过来。」菲力浦打开被子招招手，兰妮便靠了过去，躺在他的身旁。

菲力浦也不用多说什麼，直接亲吻起兰妮的嘴唇，初次接吻的兰妮触碰到心爱人的热吻，顿时天旋地转。菲力

浦更硬生生的打开她的双腿，捧承住她浑圆的乳房揉捏著，而下半身已经鼓涨的慾望正顶著兰妮敏感的蓓蕾，虽然

经过刚才在浴室的挑逗，兰妮已经溼透，但是这样庞大的东西抵著自己，还是使得兰妮的娇羞随即转变，成了恐慌。

「王子殿下……不要……这样好痛……」兰妮全身僵直著不停挣扎。

「放心，第一次都是会痛的，一下就好了。奥萝拉，东西拿来。」菲力浦命令著。

她起身一看，奥萝拉已经全身赤裸，一手拿著四条绳子，另一手拿著一瓶白色的液体，她把兰妮的双手固定在

床头的两条柱子上，又将她的膝盖和双手绑在一起。兰妮感到无助且害怕，眼泪簌簌的直掉，看著心爱人的脸庞，

想要求得一点安全感与依靠，而菲力浦只是盯著她的下体，露出淫靡渴望的眼神。

「妹妹别怕，这只是怕妳太紧张挣扎打伤王子殿下，放轻鬆一点就好。」奥萝拉轻拍她，轻声安慰。

「姐姐，我不要这样……这样好痛……请替我鬆绑……啊啊！！」话还没有说完，菲力浦雄伟的男根已经没入

兰妮娇嫩的体内，痛楚让她只能尖叫出声。

「啊……好紧……」菲力浦享受著兰妮柔嫩紧实的感受，忘情的抽动了起来，听著兰妮的惨叫哭闹，更让他有

著嗜虐的快感。

奥萝拉将手边的液体倒了一些在兰妮的胸腹上，引流冰凉黏腻的液体向下，润泽兰妮被唐突进入的阴唇，并且

找到在双唇之间的小凸点，用这样的爱抚使得兰妮舒服一些，奥萝拉甚至还将嘴唇就近兰妮的乳头，用舌头轻轻挑

弄她，看著她脸庞的线条稍微的放鬆了一些。

这瓶液体是爱丽儿家乡带来的润乳膏，是由多种天然海藻提炼，加上花草的香味与色泽，不仅能够滋滑美肤，

还能够润泽伤口，镇静痛楚等等的作用。由於菲力浦的性爱方式鲁莽，在她们在房间裡都会存放很多瓶，除了茉莉

之外，也有紫罗兰、百合、蔷薇、向日葵等等顏色，当然也有不同的芳香。

奥萝拉给了兰妮茉莉的润乳膏，为的是要让菲力浦王子能够记住每一位姊妹的味道，而她自己则是蔷薇香味。

在这座城堡的东边，每个房间总是有著许多不同花朵的名称，每一扇门閂上更有许多花朵的雕饰，城堡中的僕

人总是勤快的打扫这些没有人使用的厢房，这一切似乎是早就安排好的，从进住城堡奥萝拉心中就隐隐有谱，这些

花朵的名字与香味，似乎随著东向走廊无尽延伸。

「上来。」菲力浦拍拍奥萝拉，奥萝拉就翻身骑上兰妮，屁股朝著菲力浦方向，菲力浦便大胆的伸手逗弄奥萝

拉被一览无疑的粉穴，奥萝拉便抱著兰妮吟了起来。

柔润的肤触顺著湿黏的液体与体温攀升，让兰妮感觉害羞不已，耳边听到奥萝拉醉人的呻吟更让人心头发痒，

兰妮只能满脸涨红，神色恍惚的看著表情醺荡荡的姐姐，在她的身上摆动著。而身体上的痛楚仍然很剧烈，使得她

叫得凄厉，身体也绷直僵硬，只有绝望与痛苦如火焰般燃烧著。

就这样，美丽脸庞带著哀愁神色的兰妮，住进茉莉花房，成了菲力浦的第五位后妃。

＊＊＊＊＊＊＊＊＊＊＊＊

第三话

玛格丽莎睁开双眼，眼前一片的陌生的景象让她花了一段时间才清醒过来，她坐起身，椅靠著床边，看著窗外

的明亮的景色，她是不是睡了很久呢？仔细闻了一下，才发现到整个屋子都充满著肉汤香香的味道，话说回来玛格

丽莎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还真的有点饿呢。

没多久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看到玛格丽莎就叫了起来，「她醒了！她醒了！

皇后醒过来了！」几个男人跑了过来，整个房子都乒乒乓乓的充满他们的脚步声，橙色衣服的男人手上拿著一

个盘子，上头有一碗肉汤。

他们走近她的身边，万事通说：「皇后殿下感觉还好吗？有没有哪裡不舒服？」

「别叫我皇后殿下了，叫我玛格丽莎吧。这一次我来，就是要逃离城堡，逃离菲力浦、逃离皇后这两个字。」

玛格丽莎笑著看著他们似乎很担忧的脸，脸上表现出一派轻鬆自得的表情，她不能把负面情绪带给他们，她想。「

见到你们真好，你们是我唯一的依靠了，如果不介意，我可以再次跟你们一同生活吗？」

五个男人频频点头，万事通说：「我们会保护妳的，妳就放心在这裡居住吧，玛格丽莎。」

「可是，」红色衣服的男人，脸上的表情是一副怒意腾腾，他总是一整天都掛著这样的表情，「如果菲力浦王

子知道妳在这裡，那我们不是死定了？」

「对不起……爱生气……如果这不是我最后的避难所……我也不会叫这样隻身闯进森林来找你们……」玛格丽

莎垂下眼帘，表情相当愧疚，往事又涌上心头，她很怕自己会忍不住哭了出来。

但她不会的，当初被后母怨恨追杀，她能够撑过来，现在一定也可以。她一直都是用自己坚强的笑支持著自己

每天的日子。

「妳别介意他啦，他其实是希望妳一直在这裡不要走！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之前妳这样离开我们，他气不

过，」开心果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傢伙就是这麼不老实！明明就超级想妳的！之前妳嫁给菲力浦离开我们，他不

知道哭得有多惨啊！」

「你少胡说！」爱生气脸涨得红红的，气急败坏的猛打开心果，力道虽然不轻，但开心果还是笑得很大声。

「这个地方很隐密，不会被人发现的！而且我们的矿山地势很高，能够看到所有接近这裡的人。」万事通说。

「谢谢你们。」

「虽然晚了一点，我们今天还是要去矿山。」开心果起身道。「妳多休息啊，不用急著要做什麼事情帮忙。」

「糊涂蛋，你留下照顾玛格丽莎，」爱生气说，「喷嚏精应该在看台等我们等得发慌了。我们已经迟了很久了。」

「路上小心。」玛格丽莎笑著送他们五人离开。

「玛格丽莎，这是肉汤，喝一点吧。」紫色衣服的男人，脸上一副可爱的笑容，一不小心竟踢到床角，差一点

把刚盛好的温热汤汁洒了出来。

玛格丽莎接过肉汤，笑著问：「你一定是糊涂蛋？你们似乎一点都没变，真好。」她低著头，没想到眼泪竟然

滴进汤裡.

「玛格丽莎……妳还好吗……？」糊涂蛋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拍抚著玛格丽莎的背，拿著衣袖凑进她的脸庞，替

她拭泪。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办……」玛格丽莎许是积了太多的委屈与怨恨，抱著糊涂

蛋大哭了起来。

「玛格丽莎……」糊涂蛋拍著她的手，温暖而轻柔，脸上总是温暖的微笑著，「我们会一直陪妳的……放心吧

……」

玛格丽莎抱得更紧，感受著糊涂蛋温热的体温，糊涂蛋是七个人裡头个子最矮小的，以前总是跟前跟后的绕著

她转，陪她晒衣服，品尝刚煮出来的食餚，总是一稚气的脸庞，而现在也长成成熟的男人，甚至个子是他们当中最

高瘦的，即使是笨拙如他，也说得出要保护自己的话语，让她好欣慰，好开心。

没多久，她发现糊涂蛋身体的异状。紧贴著她的这个身体，似乎肌肉僵直，下腹部好像有什麼抵著她，当她意

识到那是什麼的时候，她的脸就如同糊涂蛋一般红通通了起来。而也在同时，糊涂蛋像触电一样的跳开，竟头也不

回的跑掉了。

话说回来，七年前他们都还是小孩子，换算现在也是二十多岁的大男人了，在这个人烟渺茫的山区，根本没有

管道让他们发洩，有生理反应也是很正常的，玛格丽莎吞吞口水，鼓起勇气，决定追了过去。

然后她在走廊边看到缩在角落的糊涂蛋，竟然抽抽噎噎的在哭泣。她一阵心揪，过去拍拍他，「糊涂蛋，你怎

麼了……？」

「对不起！」糊涂蛋脸红通通的，像极了自己的同伴害羞鬼，眼泪一颗一颗的掉，「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係，我一点都不介意的……」玛格丽莎拍拍他，「我们回房间好吗？」

「我……我没有脸见妳！」糊涂蛋把脸缩进领子裡头，让玛格丽莎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是我好饿喔，我想喝点肉汤，你陪我进去我才喝，好吗？」

糊涂蛋抱著膝盖，犹豫了很久，这才小心翼翼的回答：「好的……。」

虽然气氛是沉默的，玛格丽莎还是吃了点肉汤，饱足了空了许久的肚子。她问正在收拾的糊涂蛋，「你们的房

子重新盖过了，是吗？」

糊涂蛋的长髮盖著眼睛，他不发一语，正确的来说，他发不出声音。

「糊涂蛋，我说我不介意了……你就别再紧张了啦，」玛格丽莎拍拍他，但刚碰触到他的身体，就感觉到他弹

跳了起来。

他很紧张，但是这样紧张与羞怯的状况，似乎让玛格丽莎感到心疼又有些兴奋。坦白说刚才，她感觉到糊涂蛋

的身体如此为她兴奋，她感觉很开心。她早就不知道什麼是性爱，也不知道什麼是正常男女欢爱的方式。

她回想著在森林裡遇到的野狼，竟然不觉得这样的接触是讨厌或不堪的，甚至觉得野狼的碰触使得她感觉心跳

加速又不至於太过鲁莽。她靠了过去，从背后抱他。「我说我不在意了……乖……」

「玛格丽莎……」糊涂蛋转过身体，低著头说，「对不起……我好喜欢妳……但是却在妳面前出糗……」

「没事的……」玛格丽莎抱著糊涂蛋，感觉到自己身体交错转换著各种不同的情绪，不知是否在混乱之中，她

竟然伸出手抚著糊涂蛋的裤襠，使得刚才好不容易沉静下来的猛兽再度怒张了起来，撑著裤子坚挺著。

「玛格丽莎……」糊涂蛋的脸羞得更红了，身体也僵得更直，几乎动弹不得。

「放轻鬆一点喔……」她的脸也一样的羞红，她动手脱下他的裤子，看到他暴露在外的阳具，更加兴奋的套弄

著，看著他害羞又兴奋的表情，轻轻将他硕大的肉棒含入口中。

「玛格丽莎…………等一下……」糊涂蛋感觉到温暖而舒畅，但是心头的罪恶仍然满涨著，他稍微的推拒著她，

没想到她却脱下了自己的衣服，露出全身光裸的肌肤。

第一次看到这麼美的女人裸体，糊涂蛋大大的惊吓住，拉起被子盖住玛格丽莎，「玛格丽莎！妳不能这个样子！」

糊涂蛋声音大了一些，表情是一片复杂，「妳不是这样的女人……妳不可以这样！」

在矿区的日子虽然辛苦忙碌，但是也相当烦闷无聊，他们虽然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矿区的生活非常不安定，

嫁进来的女人大概没有两三个月就会逃婚。所以他们只好用钱解决。每两个月一次，他们会因为运送矿石去城裡换

钱，城裡的女人与脂粉的香味让他们心醉神驰，他们常常用换了几车矿石的铜币去买一个可能是艷丽淫靡疲惫或是

粗俗的女人，解决他们空虚寂寞的身体需要。

而玛格丽莎并不是这样的女人，她贵为皇后，怎麼可能因为自己的需要而让她这样委屈？

玛格丽莎摇摇头，张开双臂，泪水已经沾湿了满脸。「看著我，我不是怎样的女人，只是你们的玛格丽莎。」

已经不知道多久，感觉自己是被疼爱、被需要的。玛格丽莎是寂寞的，从出生就没有母亲的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孤

孤单单的在城堡裡游荡，而后母来了之后更是每天都过著提心吊胆的生活，好不容易她以为找到自己这一辈子的真

爱，在甜蜜多金浪漫的爱情糖衣下，没想到包裹著女人与女人的斗争，权利与享有的争夺、金钱与现实、美貌与人

生的决定性悲剧。

而她几乎就在这样日復一日的煎熬之下，放弃好好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现在，她想要为自己而活。她不想只是当个生活永远富足的公主，而是希望拥有一个伸出双臂就有一副温

暖胸膛能够主动承接的平凡幸福。她脸上佈满著泪水，清晰的感受著眼前年轻的男子绿色的眼睛像一潭清澈平静的

湖泊，宽大包容的将她拥抱入怀。

糊涂蛋如同以往的亲暱的贴著她的身体，吻她的眉眼和脸颊，甚至向下到颈项。她的心满涨起来，轻轻捧起他

挺壮的男根，如同易碎的琉璃艺术品，继续刚刚未完成的动作。经由她一吸一吐的动作，糊涂蛋的表情已经呈现了

些许痛苦与忍耐，她停了下来，向上安抚他急促的呼吸，亲吻他的脸他的肩膀和他的胸膛。

糊涂蛋的长相柔和中带了许多的稚气，肤色稍微黑且高瘦的身体有著相当精準的比例，比较起万事通的精瘦，

他的手臂看起来稍显壮硕有力，他的手也很宽大，顺著关节突的肌肉形成了性感的线条，这双大手轻轻的在玛格丽

莎的身上游移，缓缓的捧住玛格丽莎白皙柔嫩的乳球。

他不敢太大力，但还是忍不住好奇，玩味试探的用指间挑动她粉肤色停在乳尖上的两朵蓓蕾，这个动作使得她

发出了细细碎碎的呻吟与喘息，使得他玩心大起，开始试探性的在她身上找寻各种能够使她发出声音的地方，吻吻

她的掌心她的肚脐她的背，刺得她全身痒了起来，只好伸出手臂抵住他的胸膛挣扎抵抗。

糊涂鬼分开玛格丽莎的双腿，仔细的端详她美丽的私处，然后试著用手轻轻抚弄，而玛格丽莎已经受不了这样

的玩弄，身体与心理的兴奋都高涨的几乎要突破斯碎她的躯体，她也顾不得面子，只是催促他赶快与她合为一体。

「快点……快点进来……」

他受到鼓舞，就迫不及待捧起她浑圆充满弹性的臀部，挺进她湿滑柔嫩的美穴。感觉到溼热温暖的肉唇紧紧的

包夹住他，使他全身舒服的颤抖了起来，赶紧忘情的抽动起来。玛格丽莎感受到他结实壮硕的巨根在她的身体裡颤

动抽插著，过度充实满足的感受让她无法驾驭住狂乱的自己，只能忘情的呻吟起来。

而刚刚一直掛在脸上的眼泪继续奔腾著，糊涂蛋抱拥著她，温柔的捧住她的脸替她擦掉脸上的泪水，不断询问

著：「会痛吗？不舒服吗？我是不是太用力了？」，他的技术可能没有野狼的纯熟与狂野，但一些细微动作所带出

的温柔体贴，都是玛格丽莎看得出来的。

因为兴奋与身体的刺激，他的动作渐渐大了起来，在他忘情的摇晃著动作之下，她的肉穴不停的发出淫靡的水

声，伴随著越来越高涨的情绪与近歇斯底里的呻吟，两人的体温都攀升到最高峰，最后他颤抖的射出白浊黏腻的精

液在她氾滥的体内。

「妳还好吗，玛格丽莎？」糊涂蛋快速穿好了衣裤，紧张的问。「会痛吗？」

「不会痛的，你已经问过很多次了。谢谢你，对我这麼温柔。」她吸吸鼻子，坐起身子来。

他一阵脸红，「我再去把汤热一热给妳喝！」话没说完，又踩到床角的床单绊倒在地。

「我跟你一起去吧。」她摇摇头，穿上衣服扶起时常跌倒的糊涂蛋，稍微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正要回去

整理被单的时候，看到床头刻著「Ｄｏｐｅｙ」

〈糊涂蛋〉的字样，转头一看其他的床也同样刻了自己的名字。跟七年前一样，只是人长大了，床也变大变宽

了许多。

与七年前比起来，所有的家具都变得大了，虽然床上还是有著些许凌乱，但与之前她看到佈满灰尘脏污的小屋

比起来，实在是好太多了。

「你们很乖呢，」玛格丽莎拍拍糊涂蛋，他似乎在发呆，「都有扫地整理环境。」

「嗯……」他如梦初醒的，「那是万事通规定的。他规定了家规，要我们每个礼拜轮流扫除。」

他们走到厨房，玛格丽莎打开锅盖，舀了一些汤进碗裡，「但是厨房还是空空的，这样吧，晚上做你们最喜欢

的苹果派、烤鸡！」

「真的吗？！」糊涂蛋欣喜的跳起来，「玛格丽莎万岁！」

＊＊＊＊＊＊＊＊＊＊＊＊

第四话

一个轻巧的人影从地窖飘了过去，旁边的守卫恭敬地让这个人过去，她身材短胖矮小，身著粉蓝色的长裙，背

后还有一对透明的翅膀。原来是奥萝拉的蓝色守护仙女，她轻飘飘的经过地窖，到最裡头的一个房间，在裡头看到

了披头散髮的仙度瑞拉。

「仙度瑞拉！妳还好吗？」

仙度瑞拉抬起头，一脸惊慌的，「仙女……妳怎麼会来这裡，这裡很危险的。」

「抱歉，让妳受了这麼多委屈，我是来救妳出去。」

「仙女……我找不到神仙教母……我哪裡都不能去……」仙度瑞拉摇头说。

「放心好了。」蓝色仙女说，「妳要走西侧大门，穿过池塘边的小路，进入森林，她在那边跟妳会合。」

「我怎麼可能通过西侧大门？那裡守卫森严，不是吗？等等……西侧？那不是在指路人那边的森林吗？」

「放心，那个指路人已经死了。相信我吧，不会有问题的。」蓝色仙女说，「妳只要赶快找到妳的神仙教母，

就可以赶快跟玛格丽莎会合，不要再回来城堡了。奥萝拉把妳视为眼中钉，一定会想尽办法致妳於死地的。」

「嗯……」仙度瑞拉点点头。

「我会把妳变成老鼠，记住，只有十五分鐘，妳要赶快。」

「我知道了。」仙度瑞拉谢过仙女，便接受了仙女的幻咒，变成一隻白色的老鼠，从地窖的楼梯一层一层的往

上跑，往城堡西侧跑去。

待她离开，蓝色守护仙女赶紧前往东侧蔷薇卧房通报。「都办妥了。」

「很好，记得叫守备士兵不要拦住她。」奥萝拉打了个哈欠，翻身又睡去。

仙度瑞拉努力穿过长廊，从守备的眼前离开，到达西门的池塘，由於西侧门上的桥都是收起来的，所以她只有

跳进池塘，奋力往对岸游去。游了一阵，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渐渐变大，本来佈满了白色体毛的胸背也光滑了，

她知道咒语就要失效了，还是加紧速度往前游。

好不容易上岸了，她已经几乎恢復了原本的样貌，为了避免西侧大门的守卫看到她，她压低身体衝进森林底触，

直到确定自己的身影没有没发现。

「呼……。」她喘口气，休息了一会儿，她拧了拧已经溼透的衣服和头髮，转头看著静謐的森林，似乎并没有

看到任何人影。

突然，草丛裡头有些许动静，「教母？」

突然一个庞然巨汉从草丛中跳出来，将她舖倒在地上，吓得仙度瑞拉魂魄都要飞走了，「哎呀呀，又是一个美

女呢，城堡的人对我真不错。」

仙度瑞拉没有放声尖叫，只是强力按捺住自己狂跳的心臟，对著野狼拳打脚踢，奋力挣扎，虽然是这样陌生野

蛮的男人，看起来绝非善类，但仙度瑞拉却因为他的嘻皮笑脸的态度而稍稍鬆懈下来。

「嘘……别动……」野狼轻轻捂住她的嘴，另一隻手伸向她白皙修长的大腿，恣意抚摸了一番，仙度瑞拉气极

了，腰稍微一使力，用双脚夹住了他的头，将野狼反制在地上。

「你到底是谁？我教母呢？！」她紧紧夹住野狼，硬声质问道。

「妳好没礼貌啊，我可是放弃了要去外婆家的稚嫩萝莉，特地跑来救妳的耶。」

野狼的脸凑进仙度瑞拉的双腿之间，嘻笑著脸回答。

「救我？」

「嘘……别动……」野狼轻易的从她的腿中逃脱，抓住她的手，表情变得认真且小心翼翼。

「又来！？」仙度瑞拉本想再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但她也同样听到了，树林裡的确有奇怪的声音。

「躲进旁边的草丛裡头！没听到我叫妳妳不要出来！」野狼命令道，仙度瑞拉只能乖乖照做。

在树丛裡头，出现了一个装备齐全的猎人，正拿著猎枪对著野狼。

「哼，我光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了。」野狼嗤道。「今天又有什麼贵干啊？」

「你这个手下败将。」猎人脸上的笑容带了见到多年好友的缅怀，又更多了些许危险与自信，「来这裡搅什麼

局？」

「你要杀的这个女人，」野狼用大拇指往仙度瑞拉的方向比了比，「是我先看上的。」

「我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罢了。」猎人说著，表情多了些许无奈，「劝你别跟奥萝拉皇后作对。」

果然是奥萝拉？仙度瑞拉恍然大悟，让她死在城外总比关在地窖好，菲力浦追问起来她也很难交代，所以才找

蓝色守护仙女演这一场戏。她终於明白了。

「据说你放弃了小红帽这个猎物？」猎人说著，默默举起了猎枪上膛，「还以为你是怕了我了，没想到居然自

己跑来送死。」

「等一下！」仙度瑞拉赶紧发出声音，制止猎人扣下板机，「请你住手！猎人先生。」

「欸，不是要妳躲好吗，出来干什麼？」野狼厉声道。

仙度瑞拉坚强的走出草丛，一脸镇定的表情。「猎人先生……请您不要伤害他……如果说奥萝拉皇后要的对象

是我……那麼……」

「妳……」猎人的表情似乎无法维持著先前的冷漠。也许是因为仙度瑞拉的衣服浸湿了贴著躯体，看起来相当

性感。

「请您不要杀他……好吗……」仙度瑞拉是个聪明的女孩，因为多年的欺压，她变得坚强且灵敏，而且相当懂

得观察身边週遭的气氛，她抽抽噎噎的颤抖著肩膀，而清楚的感觉到猎人的动作停滞下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野狼衝了上去，夺下了猎枪。

令人心惊的枪响划破天际，整片森林的飞鸟都吓得离开这片树林，在蔷薇房裡头听到的奥萝拉清楚的听到了这

一声枪响，忍不住笑了出来，她抱夹著被子，翻身继续睡。

猎人倒卧在血泊之中，野狼接近猎人的尸体，确认他已经死了，这才慢条斯理的将猎枪背在自己的肩膀上。

「没事了……没事了……」他赶紧接近仙度瑞拉，将她扶起。

「呼……吓死人了……」仙度瑞拉从地上站起身，脸上是一派轻鬆自得，刚才的泪水早就不知道去哪裡. 「我

还以为我是不是要牺牲色相呢……」

「妳是假装的啊？」野狼笑了起来，这个女人实在厉害，「妳连看到尸体也没有一点慌张的样子？这是为什麼？」

「我娘家就住在墓园后面。」仙度瑞拉从猎人的身上拿了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然后走上前抱住野狼，从他的

身后把猎枪给拿了下来，揹在自己背上。由於拥抱的姿势，让野狼大意起来，等到他发现的时候枪已经在她的手上

了。

「妳根本就不用我救嘛！」野狼并没有恼怒，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打从心裡大大讚赏眼前这个聪明又充满胆

识的女子。

「你到底是谁？是谁要你来救我的？」仙度瑞拉将猎枪指著野狼，冷静的。

「我是指路人，也就是大家说的野狼。要我来救妳的，是妳的神仙教母。」

野狼带著她进入森林说。「我本来已经到那个萝莉的外婆家，眼看就要到手的时候，她就跑过来求救了。」

「那她人呢？」

「她的魔杖因为被奥萝拉的手下弄断，无法再继续使用，所以她就回去修铸了，还要我带妳去白雪皇后那裡.

这是她的信物。」野狼从口袋裡拿出一条白色布巾，表情有著些许好笑。

打开布巾一看，居然是神仙教母的内裤，仙度瑞拉大惊吓。「你该不会也向教母要求了指路的报酬了吧？！」

「虽然她是很想啦，但是我还是勉为其难收了她十枚金币。」野狼翻了个白眼，「我才没有那麼不挑对象呢。

不过，如果是妳的话……」

「我还没向你问路，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是是……！妳那麼兇干麻啦……」野狼不禁失笑，故做失望的说：「白雪皇后都乖乖的给我上了说……」

「那是因为姐姐手上没有枪啊。」她白了他一眼。

「我开始喜欢上妳了。」野狼笑得更开心，不待她回答就搭上她的肩膀，两人消失在森林的某处，开始寻找他

们要找的人。

＊＊＊＊＊＊＊＊＊＊＊＊

矿工们狼吞虎嚥的吃光了整桌子的菜餚，使得玛格丽莎成就感大增。替他们泡上菊花茶，开始閒话他们最近的

情况，话锋不知为何兜著兜著就转向玛格丽莎。

她想著总是不能蛮著他们多久，於是就将实话说了出来。

「他虐待妳七年，妳却什麼都不让我们知道？」爱生气首先发怒，气得用力捶打桌子，「也不想想当时我们是

用什麼心态送妳走的？！」

「我没办法……要不是这次几个姊妹掩护我，我想也没办法逃得出来。」

「这傢伙太过份了！怎麼能够放著妳，去外面找新的女人呢！？外面的女人能够跟玛格丽莎比吗！？」连糊涂

蛋都生气了，本来的笑脸不见了，脸却因为自己讲出来的话涨得更红。

「不是这样的……其他的姊妹也都是公主……」玛格丽莎说，看著糊涂蛋的表情有些害羞，「我的三个妹妹都

非常美丽喔……」

「这才不是重点呢。……哈啾！妳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能让别人欺负妳，知道吗……哈啾！」喷嚏精断断续续

的说。「妳就是个性太好了，所以才会被欺负！」

「不过至少妳逃了出来了，这也是一件好事啊。」开心果打著笑脸替大家缓颊。

「放心，妳住在这裡，我们都会保护妳的。」万事通拍拍玛格丽莎，她会意的笑了。

身旁的喷嚏精打了连续四个喷嚏，玛格丽莎赶紧拿出毛巾替他擦拭。「是不是晚了，该睡觉了，你打喷嚏打得

比平常严重喔…………。」

「是有点晚了……我也睏了……」瞌睡虫已经躺在万事通的身上。

「好的，那大家上床睡觉吧。」玛格丽莎催促著说。

「我们睡客厅就好。」万事通理所当然的，「妳睡卧房就好。」

「这怎麼行。你们会感冒的。」她摇头，「以前我一个人可以睡你们三张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一起睡啊。」

玛格丽莎当然了解他们的顾虑，但是她希望他们都能睡得安稳，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会对他们的睡眠造成影响，

但总不能要他们一直都睡客厅吧。

想著今天下午与糊涂蛋发生的事情，玛格丽莎虽然觉得害羞，但并不后悔。

在见到他们之前，她并没有想过这些，但是现在，她面对他们并不害怕。她不是以前那个玛格丽莎，不屑拥有

因为一个吻就爱上对方的无聊人生。

六个矿工面有难色的讨论著，只有糊涂蛋傻傻的的表情，很赞同她的意见。

「但是玛格丽莎……」开心果脸红通通的说，「我们几个大男人……这样不好吧……」

「没什麼不好的啊！我今天也有跟玛格丽莎睡！」糊涂蛋拉著她的手摇晃著撒娇，「你们不睡那我们两个自己

睡囉……。」

「我也要睡！」几个矿工急急的跟著跑到楼上，开始争先恐后的移动自己的床，想要跟糊涂蛋的床併在一起。

「不可以打架，知道吗？」玛格丽莎说，「这样吧我们把床都併在一起，轮流。今天先由开心果和害羞鬼睡在

我的旁边。」

糊涂蛋的脸垮了下来，她只好安抚著，「你今天已经跟我睡过一次了，所以你要等下次，可以吗？」

「只能睡觉而已吗？」开心果笑著问，语毕遭到同伴一阵毒打。

「当然囉，要安分的睡觉。」玛格丽莎说，一边帮糊涂蛋脱下外衣长裤和靴子，「你们明天还要上工，补充睡

眠是很重要的。」

仔细想想，他们现在应该是二十初歳，比玛格丽莎小了大概四五岁，所以她总是很自然的对他们发号施令。

即使是现在如此兴奋的他们，因为一整天的疲累，还是一个个很快就进入梦乡。赶他们上床之后，她关了灯，

也脱下了长裙和上衣，穿著柔软轻薄的衬裙躺上床。

躺在左边的开心果，转头面对玛格丽莎，他是七个矿工之中长相最漂亮的，大大的眼睛镶在总是掛著笑容的脸

庞，鼻子非常的挺直，笑的时候总是露出两颗虎牙，脸上些许的雀斑并不影响他的样貌，反而显得可爱。他的个子

并不高，但是在他们之中总是非常的亮眼。他对著玛格丽莎笑了一下，伸出他的手臂，让她枕著，她乖乖抬起头躺

在他的手臂上，看著他满足的睡著，她也忍不住笑了。

她担心的果然是太多了。他们都还是孩子呢。即使身上充满著男性吸引力，充满著茂繁的费洛蒙，裸著上身或

是汗流浹背著，刺激著她的男人躯体，灵魂之中，毕竟还是大孩子呢。

她闭上双眼，希望能够结束这样疲累却充实的一天。但是却感觉到一阵压力，她睁开眼睛往后一看，才发现害

羞鬼从身后抱住自己，双手搂著自己的腰，连脚都跨了上来。

但他的确是已经睡著了，双眼紧闭著，稍嫌稚嫩的脸蛋泛著红晕。她轻轻将她的手鬆开往右边推开，让他能够

翻身到另一个方向，没想到他刚好夹住了自己的右脚，而左脚和开心果缠在一起，拔也拔不出来，就这样玛格丽莎

的腿就这样打开得大大的。

她觉得又羞又急，想赶快合上自己的双腿，无奈两个大男人的力量实在太大，强硬挣扎只会受伤，反正是在被

子裡头，没有人看得到，她只好想著等等再找机会抽开自己的腿。

「怎麼了吗？」开心果似乎观察出她的异状，原以为他会把夹住自己的腿放开，没想到他问了一声之后，就很

自然的环抱住她，手竟然大剌剌的放在她的肚皮上，就这样睡著了。

「开心果……？」

她拍拍他，他恍惚的应声：「嗯？」

「帮帮我……我的腿……」开心果点点头，嘴上唸著：「好乖好乖……」将手向下放在她柔软的耻丘上，并且

向下不断摩擦著，熟练的动作让很快席来的快感让她吓得差点要叫出声，赶紧用两隻手挡住自己的私处。

其实是因为当玛格丽莎当上皇后这些年间，其实开心果是结过婚的，有一个从农庄嫁过来的妻子，但由於在这

裡常常被这几个大男孩轮流求欢，又加上生活不太稳定，后来就逃回农村，被改嫁到别的地方去了。

开心果快速的摩擦著她双腿之间的性感带，恍惚著感觉到指尖已经渐渐湿润起来，耳边也传来一阵一阵的呼吸

声，他便更大胆的伸出中指，探进她柔软濡透的阴道内。

开心果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但是身体敏感的就像是反射动作一样，他知道对方已经準备好，於是套弄一下自己

的肉棒，便提枪上阵，进入她的身体裡.

「啊…………啊啊……啊……」玛格丽莎终於忍不住叫了起来。顺著开心果的抽动，她轻轻呻吟著，开心果也

在自己身体的律动下渐渐恢復了意识。

发现到自己在做什麼的时候，开心果俯下身体看著玛格丽莎，居然又笑了，「是妳呢……难怪怎麼跟平常不太

一样……好舒服呢……」

「啊……」玛格丽莎亲吻他漂亮的眉眼，眼神中充满媚惑。「不要那麼深……好吗？」

开心果的眼神因为她的淫荡而迷醉起来，忘情的抽动的更为激烈，让她又发出了更大的声响。

这一叫果然惊动了身旁的害羞鬼，他坐起身，揉揉眼睛，看清楚眼前激情的两个人，黑夜中似乎看不出来他的

脸色大红，他躲进棉被裡，确定他们没有看到他起床的身影，这才慢慢的掏出自己的阴茎，开始忘情的看著她的表

情，听著她醉人的呻吟，不断的套弄著自己最火热的地方。

不巧的，她还是发现了。她的眼神对上害羞鬼緋红的脸庞，并没有表示出不耐货厌恶的神色，反而伸手到他的

裤襠，帮他轻轻套弄著，开心果发现了之后，索性将玛格丽莎翻身过去，从背后狠狠的抽插，而她趴在害羞鬼的身

上，尽情的吮吻吸吐著他巨大的男根，害羞鬼虽然脸滚烫著，也伸出手恣意揉捏著她丰满圆润的的乳房。

玛格丽莎觉得自己是最美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瞬间。被两个男人侵犯著，戏玩著，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被膜

拜的伟大女神，被崇拜，被渴求著。两张床板嘎嘎的发出微弱的声响，黑暗中有些人是醒著的，有些人是睡著的，

醒著的那些床板如同正在承接著交欢的人们一般，默默的发出颤动的声响，共合著节奏。

夜晚是很长很深沉的，且黑暗中总是有什麼，正在蠢蠢欲动著。【完】